

美俄在中亚的多维度博弈

——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韩彦雄

【内容提要】 在阿富汗变局和俄乌冲突的交织影响下,美国和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竞争性目标博弈不断加剧。该文从结构性权力视角分析,美俄作为中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域外行为体围绕安全、生产、金融、知识四个维度在该地区展开的博弈。总体来看,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仍不容小觑,在与美国的博弈中占有一定优势。在新的地缘政治条件下,美国对中亚的战略投入不断增加,随着俄乌冲突持续发展,俄罗斯综合实力有所下降,美俄在中亚的博弈也出现新的变化。

【关键词】 美国 俄罗斯 中亚 大国博弈 结构性权力

【基金项目】 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定向探索项目“俄乌冲突后中亚地区秩序变迁的动力及其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023lzujbkyxs028)。

【作者简介】 韩彦雄,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兰州大学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一 美俄在中亚地区的战略目标

中亚地处连接亚洲、欧洲、中东和南亚的十字路口,是欧亚大陆的枢纽地带,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和丰富的能源储备使其成为大国竞相争夺的对象。阿富汗变局和俄乌冲突后,中亚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更加凸显,美国将其视为实现战略扩张的前沿,俄罗斯将之作为巩固势力范围、整合欧亚空间进行战略防御的要地。美俄在中亚的博弈是其在全球博弈的缩影,双方在中亚的投入都是为了实现竞争性的战略目标。

(一) 美国在中亚的战略目标

美俄在中亚的博弈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态势。拥有竞争性目标的国家

间不会出现互相让步的情况,因为双方都清楚,一旦出现错误将会使对方获取特权并更加接近胜利^①。美国的中亚战略目标主要有三个:能源、安全和民主改造,即最大限度地控制中亚油气资源;挑战俄罗斯,使中亚成为北约外围;在政治上推行西方民主价值观,防止俄罗斯恢复苏联版图^②。苏联解体后,美国致力于将中亚国家整合进西方安全价值体系中,塑造中亚国家的发展方向及其地缘政治环境^③。赵华胜认为,美国在中亚的利益可以分为一般性地区利益、地缘政治利益和阿富汗战争利益。一般性地区利益主要以中亚为中心,包括安全、能源、经济及民主人权等;地缘政治利益是以大国关系为轴,其核心是保证美国在中亚的战略存在,防止俄罗斯在中亚恢复“帝国”影响力;阿富汗战争利益是为保证中亚国家对阿富汗战争的支持,为阿富汗战争提供服务^④。肖斌利用猎鹿博弈模型分析了美国的中亚政策,认为大多数时间美国的中亚政策更倾向于选择猎兔策略,在中亚维护美国的战略利益,寻求美国在该地区的支配性权力^⑤。作为其全球战略的关键一环,美国不断通过政治互动、经济援助、文化价值观输出等手段在中亚地区扩散影响力,以保证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存在。

从阿富汗撤军后美国在中亚的利益发生了变化,从主要服务于阿富汗战争转变为在该地区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大国进行博弈。俄乌冲突爆发后,中亚的地缘政治意义对美国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与此同时,中亚国家纷纷加快改革步伐,有的国家甚至进行西化倾向的改革,美国在中亚的安全、能源、经济和价值观等一般性利益重新获得重视。与之相应,美国与俄罗斯也将在安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加强博弈。

(二) 俄罗斯在中亚的战略目标

俄罗斯一直将中亚视为传统势力范围,中亚各国作为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对俄罗斯具有一定依赖性,而俄为了保障其南部安全、维持大国地位及应对美国在中亚挤压其战略空间,致力于维持对中亚国家的影响力。在经济领域,俄罗斯是中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中亚多数国家

① Abramo Fimo Kenneth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Alfred A. Knopf, 1968, p. 65.

② 赵常庆:《大国博弈与中亚国家的立场》,《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③ 曾向红:《美国对中亚事务的介入及中亚国家的应对》,《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3期。

④ 赵华胜:《后阿富汗战争时期的美国中亚外交展望》,《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2期。

⑤ 肖斌:《美国的中亚政策:基于猎鹿博弈视角的分析》,《俄罗斯学刊》2021年第3期。

也是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与中亚国家保持密切经济联系可防止它们与其他大国靠近并降低对俄经济依赖。在政治领域,俄罗斯与中亚各国政治交往密切,通过双多边互动与合作实现其“大欧亚伙伴关系”战略。在军事领域,俄利用其军事优势加强对中亚各国的控制,防止其南部出现动荡。在文化领域,利用在中亚的俄罗斯族人和俄语优势以及教育合作对中亚各国的内政外交施加影响。

“中亚国家的独立意味着俄罗斯东南部边境在有些地方向北退后1 000多英里,这些新独立国家拥有丰富的矿产和能源储藏,必然会引起外国的兴趣”^①。对于俄罗斯来说,无论是出于历史渊源还是地缘政治的考量,都不愿域外国家染指中亚,俄罗斯在中亚的利益包括反恐合作、获取和控制中亚能源、提高国内政治的稳定性、建立共同的经济空间以及保护海外公民的权利等。俄罗斯将中亚视为外交政策的核心,在中亚的国家战略目标也具有竞争性,美国成为其在中亚地区的主要竞争对手。

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的特别军事行动使中亚国家产生了危机感,美国趁机加大在中亚地区的活动力度,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领域开启了与俄博弈的新时代,美俄在该地区零和博弈的态势也愈发明显。美俄关系持续恶化,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有限对手”将是双方关系的新常态^②。

(三) 美俄在中亚博弈的历史进程

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以独立身份进入国际舞台,美国和俄罗斯便开始了在中亚地区的博弈。美俄在中亚的博弈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1~1995年。在此阶段,俄罗斯占主导地位,但对中亚采取“甩包袱”外交政策。而美国在中亚进行一定的战略部署,推动中亚国家进行民主化改革,开始有限介入中亚事务。第二个阶段是1996~2001年。在此阶段,俄罗斯虽保持主导地位,但迫于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俄罗斯不再将中亚当作“包袱”。而美国继续致力于促进该地区的多元化和民主化,俄美在中亚的争夺初见端倪^③。第三个阶段是2002~2014年。“9·11”事件之后,中亚成为全球反恐斗争的前沿,战略地位提升,美俄在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在此阶段,美国以反恐为名,在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了军事基地,不过,美国推动的“颜色革命”也引起了中亚国家的警惕。虽然俄美

^① [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8页。

^② 冯玉军、尚月:《美俄关系新发展与中国的政策选择》,《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4期。

^③ 郑羽主编:《中俄美在中亚:合作与竞争(1991~200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4页。

加强了在反恐领域的合作,但双方围绕地区安全主导权的斗争日趋激化,美国也以能源和矿产开发为由开始挑战俄罗斯对中亚能源的控制。第四个阶段是2015~2021年。在此阶段,美国开始从阿富汗撤军,美国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军事基地被关闭,加之中亚国家对“颜色革命”的忌惮,美国在中亚的活动受限。而俄罗斯则凭借反恐迅速强化了在中亚的领导地位,建立了以俄为核心的地区安全等级体系。美俄博弈呈现俄进美退的态势^①。第五个阶段是2022年至今。俄乌冲突爆发后,中亚国家微妙的疏俄倾向对俄在中亚的地位形成挑战。美俄在此阶段的博弈表现为美进俄退。

在新的地缘政治形势下,大国博弈与国际权力结构变化引起国际秩序变革,俄乌冲突不仅构成二战以后,至少是冷战结束以来性质最为复杂的全球性分歧,而且很可能成为国际秩序变动的转折点^②。美俄博弈新态势将加速中亚地区秩序变迁。

二 关于结构性权力

苏珊·斯特兰奇认为,世界政治经济中有两种权力——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联系性权力即一个行为体迫使另一行为体去做它不愿意做的事情的能力^③。联系性权力与现实主义关于权力的概念描述相似,现实主义认为权力是行为体将自身意志强加于他人,对他人施加影响和控制的能力^④。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观与联系性权力一样忽视了知识、科技和文化等越来越重要的权力形式。因此,斯特兰奇从国际政治经济思想出发,又从结构视角来解析权力,认为结构性权力就是决定行为体行事方法的权力,在强制性力量尚未发挥作用之前,行为体便已作出符合自身能力和利益的选择。通常指构造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框架的权力^⑤。换言之,结构性权力类似于制定规则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拥有者可以改变他人面临的选择范围,

① 李虎平:《大国博弈与中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给——兼论中国的战略选择》,《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② 曹远征:《跨越俄乌冲突陷阱:重新思考以规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文化纵横》2022年第3期。

③ [英]苏珊·斯特兰奇,杨宇光等译:《国家与市场》(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1页。

④ 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

⑤ 同③。

从而使他人作出权力拥有者所希望的选择^①。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源自赋予其权力的某种安排^②,这种安排来自行为体在某些领域内的地位。结构性权力与新自由主义倡导的权力观有异曲同工之处,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在国际关系领域,行为体的权力包括调动和安排不同行为体的能力、整合并有效利用各种资源的能力、平衡与协调不同利益关系的能力以及达到特定政策结果的能力^③。约瑟夫·奈也强调国际社会中文权力的实现是非强制性的,主要指文化和意识形态等的吸引力以及塑造国际规则和议程的能力^④。在全球化不断加深、国家之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的权力观似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斯特兰奇从安全、生产、金融、知识四个方面阐述了结构性权力的来源,四者相互支持、参与和阻碍,构成国际政治中的结构性权力。

安全结构性权力是由于行为体为他人提供安全防务而形成的权力框架。安全提供者在提供防卫的过程中便获得了某种权力,使他们可以决定或者限制他人面临选择的范围^⑤。相比财富、平等和自由,安全是人类基本需求中的根本,处于优先考虑地位,因此,能为他人提供安全保护的行为体便能够在安全结构的权力框架中获得更大权力。在国际政治中,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安全结构具有国家边界权力易变性的特点,极易受到其他国家的挑战而导致安全结构不稳定。加之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都面临安全困境,也奠定了安全结构的基础性作用。

生产结构性权力可以定义为生产什么、由谁生产、为谁生产、用什么方法生产和按什么条件生产等各种安排的总和,生产结构也就是什么创造了财富^⑥。生产领域的权力源自各国在区域分工体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这种地

① 周聿峨、刘建林:《非传统权力的扩张:软权力与结构性权力——约瑟夫·奈与斯特兰奇权力观的比较》,《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② 王传兴:《现代历时性/共时性国际体系变迁中的结构性权力变化分析》,《欧洲研究》2012年第1期。

③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④ [美]约瑟夫·奈,吴晓辉、钱程译:《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⑤ [英]苏珊·斯特兰奇,杨宇光等译:《国家与市场》(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1页。

⑥ 同④,第62页。

位分为中心和外围两种,中心国家可以通过对产业链核心技术的控制和对产业链空间布局的调整而获得影响外围国家的权力^①。生产结构衍生的权力又可以看作经济权力,即国家之间的相对优势和利益关系,常表现为对各种社会资源的争夺和配置^②。

金融结构性权力是行为体支配信贷可获性的各种安排与决定各国货币之间交换条件的要素之和,主要包括货币体系与汇率体系^③。行为体能够确保他人对其创造信贷能力的信任与依赖,进一步控制金融体系,从而产生金融权力结构^④。

结构性权力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知识结构性权力,即决定什么是知识,怎样储存知识和由什么人、采用什么手段、根据什么条件、向什么人传播知识^⑤。通过创造、传播和隔绝他人获取知识的能力便可产生知识权力结构。知识结构性权力产生的力量是扩散性的,往往体现在消极能力中,即为了垄断知识传播手段和消减阻碍其他知识传播等消极能力中^⑥。

结构性权力源于二元交换关系的扩展和连接形成的整体性非对称性权力聚合^⑦。美国和俄罗斯作为全球和地区大国,与中亚国家围绕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性权力结构进行着不对称的二元交换关系,而美俄在这些二元交换关系结构中又各自具有不同优势,处于不同的地位,由此便产生了权力落差,双方在弥补这些落差的过程中进行着博弈。而且,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背景下,双方围绕以上四种权力结构博弈的烈度和优势也各不相同。俄乌冲突使欧亚地缘政治环境发生巨变,俄罗斯受到美西方空前的制裁和孤立。中亚作为俄罗斯南部安全屏障和战略后方,成为美国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的前沿。除此之外,作为域外大国竞相争夺的对象,中亚国家也继续在多元平衡

① 马学礼:《结构性权力视角下日本海外基础设施投资战略研究》,《现代日本经济》2022年第4期。

② 蓝雪、刘承良等:《中美博弈下的经济权力空间动态性与异质性》,《地理科学进展》2021年第5期。

③ [英]苏珊·斯特兰奇,杨宇光等译:《国家与市场》(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90页。

④ 赵磊:《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ODA政策研究——基于结构性权力理论》,《世界政治研究》2023年第1期。

⑤ 同③,第122页。

⑥ 王月:《苏珊·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思想论析》,东北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⑦ 庞珣、何晴倩:《全球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与国际格局演变》,《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第9期。

外交的基础上进行外交政策调整,谨慎地疏远俄罗斯,加强与美国关系,并“引导”大国在中亚“地方性规则”下进行博弈^①。

三 结构性权力视角下美俄在中亚的博弈

(一) 美俄在中亚的安全结构性权力博弈

国家在安全结构中的权力来自强大的军事实力和为他国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的能力^②。中亚国家自独立以来集中力量发展国家经济,安全方面主要依赖美俄主导的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但美俄在为中亚提供地区安全公共产品时“私物化”和次优性问题凸显,降低了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效力^③。美国和俄罗斯基于各自不同的地区战略目标在中亚展开安全博弈,以维持和强化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而这种基于不同战略目标的博弈往往呈现零和博弈的形式并对地区权力结构产生直接影响。

美国寻求在海外维持长期军事存在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消除对美国关键利益的威胁;二是为美国在重要战略地区提供立足点,以便在该地区或附近地区爆发冲突时能快速作出反应^④。“9·11”事件后,美国政府以联合反恐为名,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设立了军事基地,但乌吉两国分别于2005年、2014年关闭了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虽然在中亚难以建立军事基地,但为了增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影响力,一直以武器和技术援助、联合军事演习、军官培训等方式与中亚国家进行军事合作。

2021年8月15日,在美军正式撤离阿富汗之前,《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美国官员已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就使用军事基地的可能性进行了接触^⑤。美军撤出阿富汗后,美国一直试图在邻近的中亚地区重新寻找军事部署落脚点。2021年9月14日,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

① 曾向红、韩彦雄:《中亚五国外交政策调整新动向及其影响》,《新疆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

② 刘斌、刘颖:《全球结构性权力变迁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

③ 李虎平:《大国博弈与中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给——兼论中国的战略选择》,《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④ Olga Olikier, David A. Shlapak, U. S. 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 Policy Priorities and Military Roles, the RAND Corporation, 2005, p. 41.

⑤ How the US Plans to Fight from Afar after Troops Exit Afghanistan, <https://www.nytimes.com/2021/04/15/us/politics/united-states-afghanistan.html>

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总参谋长会议在哈萨克斯坦首都努尔苏丹召开,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出席会议。会后,麦肯齐在与哈萨克斯坦总参谋长会谈时表示,美方正在开展相关工作,寻找、评估合适地点为未来部署反恐部队做准备^①。美国政府考虑将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列为“潜在的集结待命区”,以便“对美军从阿富汗撤出后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进行监测并作出快速反应”^②。2022年3月1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中亚五国外长举行“C5+1”会谈,表达了在中亚建立军事基地或中转基地的意图^③。美国与中亚国家的联合维和军事演习向制度化发展。2022年8月10~20日,美国与蒙古国、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塔首都杜尚别举行名为“区域合作-22”的联合军事演习,此次演习是第18届“区域合作”联合演习,是涉及中亚和南亚国家的最大规模的美国军事演习^④。此外,在美国对外军售项目(FMS)框架内,美国每年向中亚国家提供3万~5万美元的援助,用于提供车辆、通信器材、人员培训和设备维修等,支持中亚安全部队维护边境安全和反恐的能力^⑤。由于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相邻,美国对塔军事援助也最多。2022年5月5日,美国驻塔大使馆向塔吉克斯坦国防部捐赠多辆价值230万美元的依维柯卡车,并承诺在未来两年向塔拨款超过6000万美元用于安全保障^⑥。2023年9月,首届美国—中亚峰会召开,峰会强调了关键矿物合作问题,美国旨在利用中亚矿产资源保障其国内重要矿产安全。

① Казахстан: большая игра – для большой выгоды? <https://vroanalytics.com/2021/10/15/kazakhstan-bolshaya-igra-dlya-bolshoj-vygody/>

② 《美国企图在中亚部署军事基地 中亚国家表态拒绝》, http://www.news.cn/mil/2021-11/04/c_1211432038.html

③ В Ташкенте начались узбек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в рамках нового формата – Диалог 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м партнерстве. <https://nuz.uz/politika/1217293-v-tashkente-nachalis-uzbeksko-amerikanskiye-peregovory-v-ramkah-novogo-formata-dialog-o-strategicheskom-partnerstve.html>

④ Таджикистан стал полигоном для военных из США, но не из РФ. <https://stanradar.com/news/full/50224-tadzhikistan-stal-poligonom-dlja-voennyh-iz-ssha-no-ne-iz-rf.html>

⑤ U. S.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Central Asia, <https://www.state.gov/u-s-security-cooperation-with-central-asia/>

⑥ США выделяют Таджикистану более \$60 млн. н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в ближайшие два года. <https://asiaplustj.info/ru/news/tajikistan/politics/20220506/ssha-videlyat-tadzhikistanu-bolee-60-mln-na-bezopasnost>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军事力量对中亚的辐射力度大幅下降。自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先后将国内的美国军事基地关闭后,中亚国家便反对美国军事基地入驻。而俄罗斯自从苏联解体后便充当了中亚国家安全“守护者”的角色,在该地区形成了以俄罗斯为核心的“伞”状安全结构^①。中亚位于俄罗斯的南部边境,被俄罗斯视为安全屏障。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建有 201 军事基地、坎特空军基地等 17 个军事基地^②,还通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以下简称集安组织)和双边、多边协议不断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军事合作。而中亚国家在安全领域形成了对俄罗斯的“不对称依赖”。阿富汗变局后,面对自阿富汗外溢的极端主义威胁,中亚国家主动寻求与俄罗斯的安全合作,这也为俄罗斯扩大在中亚的军事影响力提供了机会。2021 年 8 月,俄罗斯与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为了应对阿富汗局势举行联合军事演习。2021 年 9 月,集安组织“边界-2021”军事演习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举行。集安组织也不断强化与北约的对抗态势,于 2022 年 8 月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了“钴-2022”特种部队军事演习^③。哈萨克斯坦发生“一月事件”后,集安组织派遣维和部队协助哈迅速稳定局势。此外,该组织与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统一防空识别区规划不断取得进展^④。2022 年 5 月,集安组织峰会更新了多边合作文件,要求其成员国建立统一的安全集团,为领土完整和主权而战,并反对北约的扩张^⑤。在俄罗斯的支持下,中亚各国拒绝了美国在中亚建立军事基地的提议。可见,俄罗斯在中亚安全结构中依旧享有决定性话语权,在美俄中亚安全权力的博弈中,俄罗斯凭借在中亚的传统军事存在和政治力量享有非常大的优势。

作为 21 世纪以来世界上发生的最大规模军事冲突,俄乌冲突令全球和地区安全形势呈现螺旋状恶化之势。在 2022 年 6 月召开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托卡耶夫与普京会晤时公开表示,哈萨克斯坦不会承认卢甘斯克和顿涅茨

① 王彦:《独联体地区安全结构分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1 年第 3 期。

② 朱永彪、魏丽珺:《中国、美国和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评析》,《俄罗斯研究》2019 年第 5 期。

③ 《集安组织‘钴-2022’特种部队演习即将在吉尔吉斯斯坦拉开帷幕》, <https://sputniknews.cn/20220802/1042832442.html>

④ Russia Approves Agreement with Kyrgyzstan on Unified Air Defense System, https://24.kg/english/262920_Russia_approves_agreement_with_Kyrgyzstan_on_unified_air_defense_system/

⑤ CSTO Anniversary Summit: New Challenges and Threats, <https://modern diplomacy.eu/2022/05/19/csto-anniversary-summit-new-challenges-and-threats/>

克独立。俄罗斯国家杜马独联体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康斯坦丁·扎图林对此强烈回应,批评托卡耶夫的发言。俄乌冲突使俄罗斯在中亚安全结构中的核心地位发生动摇,而安全结构作为基础性权力结构,也将深刻影响其他权力结构。

俄乌冲突后,美国大肆宣传俄罗斯对中亚的威胁论,加强了在中亚军事领域的投入。虽然俄罗斯凭借中亚国家对其不对称依赖而占有优势,但美国仍将不断挤压其战略空间,利用俄乌冲突的机遇加快提升在安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

(二) 美俄在中亚的生产结构性权力博弈

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国的商品和服务不再只是为了满足本国需要,而是为了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生产方面的权力已成为跨越国界的社会政治变化的基础^①。中亚国家独立以来一直在进行经济改革,以尽快融入全球市场。美国在此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利用制裁、关税壁垒和援助等手段对中亚经济施加影响。俄罗斯虽然在中亚国家独立伊始曾实施“甩包袱”的政策,但之后便迅速利用苏联时期的经济联系成为中亚国家最主要的经济合作伙伴。美国和俄罗斯利用各自在全球和地区经济结构中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以此在生产结构中进行权力博弈。

美国与中亚距离远且交通运输不便,加之市场供需原因,双方贸易规模较小,鉴于此,美国便在经济援助上下功夫,持续为中亚提供经济援助,促进各国进行经济改革、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融入西方主导的自由市场。《美国中亚战略 2019 ~ 2025: 促进主权和经济繁荣》指出,美国以贷款和技术援助的形式援助了约 500 亿美元用于该地区的发展^②。2021 年 10 月,美国国际开发署宣布了一项涵盖中亚五国的 1 900 万美元五年援助计划,该计划内容包括:统一中亚海关程序以刺激该地区经济增长;促进公私部门就增加投资的有益改革进行对话;推动中亚地区内部与其他地区的跨境贸易。俄乌冲突爆发后,中亚国家受美西方对俄制裁影响,国内汇率波动激烈,通货膨胀加剧,经济发展遭遇挫折。美国借机加快与中亚国家经济合作并加大了经济援助力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亚国家的经济困境。在 2022 年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唐纳德·卢出访中亚期间提供 2 500 万美元经济援助的基础上,2023 年 5 月,布林肯宣布对中亚追加 2 500 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帮助中亚国家实现贸易线

^① [英] 苏珊·斯特兰奇,杨宇光等译:《国家与市场》(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5 页。

^② United States Strategy for Central Asia 2019 - 2025: Advancing Sovereignty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Overview), <https://2017-2021.state.gov/united-states-strategy-for-central-asia-2019-2025-advancing-sovereignty-and-economic-prosperity/>

路多样化,支持私营部门发展,加强人才培养,增强其经济韧性^①。

双边贸易、跨国公司以及基础设施投资也是美国在中亚生产结构性权力的重要体现。据哈萨克斯坦贸易和一体化部发布的数据,2022 年哈美贸易额达 31 亿美元,同比增长 37%^②。目前,在哈萨克斯坦有 688 家美国法人参与经营的企业,其中 666 家为小型企业,13 家为中型企业,9 家为大型企业^③。促进中亚各国互联互通、帮助中亚国家实现能源出口多元化、降低对俄罗斯的出口依赖也是美国同中亚进行经济合作和实施援助的主要目标。美国出台了多项经济合作项目和援助计划,旨在促进中亚国家之间及其与周边国家的联通。美国加快对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项目(TAPI)、喀山—1000 输电网项目(CASA1000)、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项目和跨里海走廊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2023 年 9 月,在首届美国—中亚峰会上,双方在《“C5 + 1”领导人联合声明》中指出,要建设“C5 + 1”经济和能源走廊,扩大经贸合作,加强贸易和投资,努力建立永久的正常贸易关系,促进双方私营企业间合作^④。2023 年 10 月,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萨曼莎·鲍尔访问中亚并与中亚国家举行了“C5 + 1”区域互联互通部长级会议,会议期间,鲍尔宣布追加 1 430 万美元援助用于加强中亚区域互联互通和各领域合作^⑤。美国私营企业在中亚地区的经济活动也大大加强,2023 年美国私营企业在中亚投资超过 310 亿美元^⑥,投资多集中于能源领域。2024 年 3 月 13 日,美国组织中亚五国政府与企业代表在哈萨克斯坦举行了首届“B5 + 1”(即“商业 5 + 1”)论坛。“B5 + 1”模式旨在通过加强政府与企业的合作共同解决中亚地区面临的经济难题。美国希望通过“B5 + 1”提高在中亚的经济影响力。

① Secretary Blinken's Travel to Kazakhstan, Uzbekistan, and India,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blinkens-travel-to-kazakhstan-uzbekistan-and-india/>

② 《2022 年哈美之间的贸易额超过疫情前的水平》, https://www.inform.kz/cn/2022_a4071273

③ 《688 家美资企业在哈从事经营活动》, https://www.inform.kz/cn/688_a4053089

④ C5 + 1 Leaders' Joint Statement,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9/21/c5-1-leaders-joint-statement/>

⑤ Administrator Samantha Power Announces Additional Investments in Central Asia at the C5 + 1 Regional Connectivity Ministerial in Uzbekistan, <https://www.usaid.gov/news-information/press-releases/oct-24-2023-administrator-samantha-power-announces-additional-investments-central-asia-c5-1-regional-connectivity-ministerial-uzbekistan>

⑥ A Case for Greater U. S. Engagement in Central Asia, <https://www.rand.org/pubs/commentary/2023/09/a-case-for-greater-us-engagement-in-central-asia.html>

“从沙皇时代到苏联解体,中亚一直处于俄罗斯的控制之下,该地区与俄罗斯的邻近以及持续的经济联系意味着俄罗斯在那里保留了关键利益和影响力。”^①俄罗斯是中亚主要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国,俄罗斯除了与各国建立双边贸易互惠机制外,也利用欧亚经济联盟等组织提高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扩大国外市场。

俄罗斯在中亚生产结构中的权力优势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虽然面对制裁压力,但俄罗斯与中亚国家贸易额依然不断实现突破。尽管中亚国家面临美西方二级制裁,2022年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的贸易额仍呈现增长趋势,增长60%~80%^②。2022年7月,吉尔吉斯斯坦外长表示俄罗斯向吉尔吉斯斯坦拨款1000万美元作为赠款^③。俄罗斯为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2022年乌俄贸易额约92.8亿美元,同比增长22.9%,占乌外贸总额的18.6%^④。

其次,俄罗斯利用与中亚国家的合作规避美西方经济制裁。按照路透社的说法,为了逃避制裁影响,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等原苏联国家建立了精心设计的供应链。手机、轴承、飞机零件和稀土金属等从哈萨克斯坦隐蔽地运到俄罗斯^⑤。2022年5月27日,普京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欧亚经济联盟最高委员会上强调在联盟内建立更加紧密的单一市场的重要性。在俄罗斯提议下,欧亚经济联盟国家采取了三十多项反危机措施以应对西方制裁对各国经济的影响^⑥。

① Olga Oliker, David A. Shlapak, U. S. 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 Policy Priorities and Military Roles, the RAND Corporation, 2005, p. 22.

② It's Unlikely that the West Will Impose Secondary Hard-hitting Sanctions against Central Asian Nations, <https://www.asiaplustj.info/en/news/centralasia/20230414/its-unlikely-that-the-west-will-impose-secondary-hard-hitting-sanctions-against-central-asian-nations>

③ Russia to Provide Kyrgyzstan with Grant of \$10 Million, https://24.kg/english/240730_Russia_to_provide_Kyrgyzstan_with_grant_of_10_million/

④ 《2022年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贸易额为89.2亿美元》, <http://uz.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301/20230103381306.shtml>

⑤ Exclusive: Russians Flood Kazakhstan with Sanction-busting Requests - sources,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russians-flood-kazakhstan-with-sanction-busting-requests-sources-2023-03-17/>

⑥ Vladimir Putin Speaks for Closer Integration of EAEU countries, https://24.kg/english/235058_Vladimir_Putin_speaks_for_closer_integration_of_EAEU_countries/

再次,控制中亚国家的能源出口管道,向中亚国家施加压力。哈萨克斯坦依靠俄罗斯境内的里海石油管道出口的石油占哈石油出口总量的 80%。俄乌冲突爆发后,托卡耶夫表示可以增加向欧洲石油出口,俄罗斯立即以运营方提交的“处理石油泄漏方案”文件不规范为由宣布暂时关闭途经俄罗斯的里海石油管道^①。

最后,来自俄罗斯的侨汇收入也为中亚各国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2022 年乌兹别克斯坦赴俄务工人员人数居各国之首,为 145 万人,在外国赴俄劳务人员中占比为 41.9%;塔吉克斯坦排名第二,为 98.67 万人,占比 28.4%;吉尔吉斯斯坦排名第三,为 56.26 万人,占比 16.2%^②。2022 年,乌境外汇款总额达 16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 倍,创历史新高,其中来自俄罗斯的汇款约 145 亿美元,占比 85%^③。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汇款收入占比依次为 32% 和 31%。侨汇仍然是这些国家最大的外汇收入来源^④。

面对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中亚国家不断谋求扩大与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往来,一是为了降低对俄罗斯的经济依赖;二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援助和投资。例如,在俄罗斯关闭哈萨克斯坦主要石油出口管道后,哈方立刻宣布退出独联体跨国货币委员会。中亚国家与阿塞拜疆、土耳其等国开始加快跨里海石油管道项目建设,以摆脱俄罗斯对其能源出口管道的控制。为了规避二次制裁,哈萨克斯坦在 2023 年 4 月提出,进出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的货物必须办理随货运单,旨在管控与俄贸易、减少“影子贸易”。美俄在经济结构性权力中的博弈尤为激烈,俄罗斯受制裁影响而实力下降,在中亚的经济影响力不断被削弱。

(三) 美俄在中亚的金融结构性权力博弈

在全球化进程中,金融、信贷控制在结构性权力中的地位迅速提升。广义上的国际金融体系指国际贸易和国际支付体系,在此体系中,行为体支配信贷可获

① Russia Blocks Kazakhstan's Main Outlet for Oil Exports, <https://eurasianet.org/russia-blocks-kazakhstans-main-outlet-for-oil-exports>

② Record Number of Labor Migrants Arrive in Russia Including from Kyrgyzstan, https://24.kg/english/241848_Record_number_of_labor_migrants_arrive_in_Russia_including_from_Kyrgyzstan/

③ 《2022 年乌兹别克斯坦境外汇款总额达 169 亿美元》, <http://uz.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301/20230103381304.shtml>

④ Tajikistan Likely Received Record High Amounts of Remittances from Russia in 2022, Says World Bank Report Read More, <https://www.asiaplustj.info/en/news/tajikistan/economic/20221202/tajikistan-likely-received-record-high-amounts-of-remittances-from-russia-in-2022-says-word-bank-report>

性的各种安排和决定各国货币交换之间条件的能力便构成了金融结构性权力^①。

在自助的国际体系中,中亚国家选择了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和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并依附与其经济增长有关联的中心(全球中心、地区中心和国家中心),中心数量越多越有利于经济实现依附性增长^②。在全球层面,作为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主导者,美国在全球金融权力结构中也稳居首位。中亚国家需要依附美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扩大出口规模。而在地区层面,俄罗斯也控制着中亚地区金融权力结构,中亚国家在货币、金融系统方面与俄罗斯高度融合,通过依附俄罗斯不仅优化了国内产业结构,还促进了地区内国家间的经济合作。美俄在全球和地区金融权力结构中进行博弈,产生的张力一方面为中亚国家通过多元平衡手段获取利益带来了便利,但另一方面也难免冲击中亚国家金融系统。

美国对中亚国家的金融权力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美国为了将中亚整合进入自身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不断对该地区加大投资。中亚国家独立之初,美国就组织本国各部门并联合其他国际金融组织和西方发达国家对中亚进行援助,指导和帮助中亚国家建立市场机制^③。美国利用美国—中亚贸易投资框架协议协定(TIFA)与中亚各国政府合作,帮助中亚国家相互降低贸易壁垒,克服自由贸易的障碍,使中亚国家能够融入世界金融和贸易体系。除此之外,虽然美国与中亚地区贸易额不高,但对各国的投资却发展迅速,弥补了贸易的不足。自1993年以来,美国对哈萨克斯坦的投资总额达627亿美元。2022年,来自美国的投资总额同比增长82%(从28亿美元增至51亿美元)^④。2021年美国、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决定强化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以及乌兹别克斯坦投资、工业和贸易部与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签署协议,计划未来5年吸引至少10亿美元的投资^⑤。美国南亚暨中亚事务局与中亚各国政府合作,通

① [英]苏珊·斯特兰奇,杨宇光等译:《国家与市场》(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90页。

② 肖斌:《复杂系统下的多中心与中亚经济的依附性增长》,《欧亚经济》2021年第5期。

③ 郑羽主编:《中俄美在中亚:合作与竞争(1991~200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93页。

④ 《美国对哈萨克斯坦的投资流量增长82%》, https://www.inform.kz/cn/82_a4091535

⑤ Kazakhstan Increases Investment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s://invest.gov.kz/media-center/press-releases/kazakhstan-increases-investment-cooperation-with-the-united-states-of-america/>

过倡导改善每个国家的营商环境为美国企业进入中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从而促进其与中亚的互惠贸易和投资。此外,美国也积极协助中亚国家解决面临的一系列经济问题,如经济缺乏多样性、腐败、法治薄弱和不透明导致的合同执行困难等。

其次,美国用金融制裁方式使中亚国家逐渐脱离与俄罗斯紧密的金融联系,促使它们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以此提高美国在中亚金融结构性权力中的地位。金融制裁已成为大国博弈中替代直接冲突和对抗的常化工具。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西方对俄实施全方位、无差别的制裁,先后出台措施冻结俄海外资产、将俄罗斯剔除 SWIFT 系统、大幅抛售俄金融资产、调降俄罗斯主权信用评级至“垃圾级”等。美西方对俄金融制裁不断加码,国际货币体系、全球金融格局由此发生演变和调整,而与俄经济联系紧密的中亚国家也受其影响。美国不断利用二级制裁话语向中亚国家施压。2023 年 3 月,布林肯访问中亚时暗示并警告中亚国家不要帮助俄罗斯逃避制裁。美官员甚至表示,正在对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经贸往来进行严密监视,如果协助俄规避制裁,美国的二次制裁同样适用于中亚地区的经济行为体^①。中亚国家的货币中,土库曼斯坦马纳特和塔吉克斯坦索莫尼对美元汇率较高,其他国家货币对美元汇率较低。以哈萨克斯坦坚戈为例,2023 年 1 美元大约兑换 453 坚戈^②。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操作汇率来左右中亚国家进出口。

俄罗斯对中亚国家的金融权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俄罗斯积极将中亚国家纳入其主导的关税与货币一体化进程。1993 年 5 月,俄罗斯便与独联体国家签署成立独联体经济联盟的宣言。各国同意启动关税和货币一体化进程,逐步取消成员国间的货物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放宽服务部门市场准入限制,相互开放投资领域,推动独联体共同市场建设。1996 年 1 月,俄、白、哈签署建立关税同盟协定。2000 年 10 月,在俄罗

① US Threatens Kazakhstan with Sanctions over Aid to Russia, <https://www.asiaplustj.info/en/news/centralasia/20230426/us-threatens-kazakhstan-with-sanctions-over-aid-to-russia>

② 1USD = 453.27 KZT(哈萨克斯坦坚戈)、1 USD = 12048.1 UZS(乌兹别克斯坦索姆)、1 USD = 3.50347 TMT(土库曼斯坦马纳特)、1 USD = 88.2690KGS(吉尔吉斯斯坦索姆)、1 USD = 10.9802 TJS(塔吉克斯坦索莫尼)。参见 <https://www.xe.com/zh-CN/currencyconverter/convert/?Amount=1&From=KZT&To=USD>

斯倡议下,俄、白、哈、吉、塔五国决定将关税同盟升级,签署了欧亚经济共同体条约,构建区域内统一自由贸易制度,保障资本自由流动,建立共同金融市场,制定统一商品和服务贸易规则及市场准入规则,形成共同的交通、能源、劳动市场,实现经济一体化。2001年5月欧亚经济共同体正式成立,2006年2月乌兹别克斯坦加入欧亚经济共同体。在2007年10月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国家间会议上,俄、白、哈决定建立关税同盟。2010年,关税同盟正式启动。2011年11月三国领导人签署《欧亚经济一体化宣言》和《欧亚经济委员会条约》,在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基础上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创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联盟。

根据普京的倡议,2014年5月,俄、白、哈三国签署《欧亚经济联盟条约》,同意制定和推行协调一致的经济政策,在2025年实现联盟内商品、服务、资本、劳动力的自由流动。2015年1月和7月,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先后加入。2016年6月,普京正式提出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旨在保持俄罗斯主导地位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范围。2023年5月25日,托卡耶夫在欧亚经济联盟最高理事会会议上表示,欧亚经济联盟具有发展为国家间联盟的潜力,他督促各国委员会为下次会议准备一份关于欧亚经济一体化第一阶段的报告,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①。

其次,俄罗斯加大对中亚的投资并利用中亚的银行规避美西方制裁。2022年,俄罗斯依然是哈萨克斯坦最大的投资来源国之一,共计投资170亿美元^②。俄乌冲突初期,美西方对俄制裁导致卢布大幅贬值,中亚国家货币汇率也随之出现大幅波动。哈萨克斯坦坚戈贬值20%,导致进口成本和通胀风险增加、利率大幅上升^③。哈萨克斯坦央行每周向国内市场注入数百万美元以缓解坚戈下行压力,但还是面临巨大的通胀风险。为了规避制裁,欧亚开发银行制定了重新分配股权的协议,俄罗斯在其拥有的32.1万股份中拿出一部分给其他参与国。欧亚开发银行的股权重新调整之后,俄罗斯占股从

① Tokayev Shares, Kazakhstani Vision of EAEU's Development, https://www.inform.kz/en/tokayev-shares-kazakhstani-vision-of-eaeu-s-development_a4071535

② Российские инвестиции в Казахстан составляют около \$17 млрд –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https://www.inform.kz/ru/rossiyskie-investitsii-v-kazakhstan-sostavlyayut-okolo-17-mlrd-vladimir-putin-bc6f3f>

③ Stephen Beard, Central Asia Suffers Collateral Economic Damage from Russia's War in Ukraine, <https://www.marketplace.org/2022/03/22/central-asia-suffers-collateral-economic-damage-from-russias-war-in-ukraine/>

66%降至44.8%^①。

通过制裁和增加投资,美国不断在中亚金融领域挤压俄罗斯的空间。而俄罗斯在俄乌冲突后虽然有意加快欧亚一体化进程,但面对美西方的制裁和自身经济下行压力,也不得不放弃对欧亚开发银行等区域性金融机构的绝对控制。

(四) 美俄在中亚的知识结构性权力博弈

知识也是权力,谁能开拓和获得知识且能阻止他人接触其所尊重和所寻求的某种知识,谁能够控制知识传播的渠道,谁就可以利用这种权力。知识结构所衍生的权力最容易被忽视和低估。安全结构、生产结构和金融结构的权力体现在具体活动和实践之中,而知识结构衍生的权力往往通过对“非具象”和“准公共产品”特征的知识限制得以体现,如对知识产权地域性的讨论、对知识传播的限制等^②。美俄在中亚知识权力结构中各自占有优势。俄罗斯凭借俄语在中亚的普及以及与中亚国家共享苏联时期历史文化的记忆,在中亚知识性权力结构中占有优势。而美国作为西方主流文化的代表和外来新兴文化,在中亚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大。

留学作为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式,是文化影响力的突出表现。中亚国家赴俄罗斯留学人数远超美国,因为中亚国家将俄语作为官方语言,对俄罗斯高等教育认同感较强,加之俄罗斯出台的一系列资助和优惠政策,中亚国家学生都将俄罗斯作为留学首选国。2020~2021学年,中亚的哈、乌、吉、塔、土在美国的留学生数量分别是1830、538、328、205、269人次,而在俄罗斯的留学生数量分别是6.1万、4.8万、8.6万、2.31万、3.06万人次^③。通过对比中亚国家赴外留学人数可以发现,哈萨克斯坦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比中亚其他国家更积极。依托一系列强化与中亚国家合作的文件,俄罗斯通过优化教师队伍、提供多种教学资源、创办对外办学实体、资助学生交流学习、推动质量评

① Россия потеряла контроль в Евразийском банке развития. <https://www.forbes.ru/finansy/483819-rossia-sokratila-dolu-v-evrazijskom-banke-razvitiya-nize-kontrol-noj>

② 刘斌、刘颖:《全球结构性权力变迁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

③ 根据俄罗斯高等教育网站和美国“开放之门”留学生统计网站数据整理, <https://studyinrussia.ru/en/actual/news/in-3-years-the-number-of-foreign-students-in-russia-has-grown-by-26-000-/>; <https://opendoorsdata.org/data/international-students/all-places-of-origin/>

估改革等路径,实质性地加强与中亚国家的教育合作。截至2017年,俄罗斯在国外设立的高等教育机构共72所,其中哈萨克斯坦9所,吉尔吉斯斯坦8所,塔吉克斯坦5所,乌兹别克斯坦4所,俄罗斯在中亚国家设立的跨境高等教育机构占总数的36.1%^①。此外,俄罗斯还在中亚国家建立了多所教授俄语的学校,2023年9月,俄公布了在吉尔吉斯斯坦建造9所俄语学校的计划,工程预计耗资550万美元,将于2029年完工。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发展基金在2014~2023年间为吉发展项目提供了5亿多美元的资金^②。中亚国家拥有大量的俄罗斯族也是俄罗斯在中亚文化影响力的重要体现。俄罗斯族在哈吉占比较大,2022年在哈人口中占比达20%。在中亚的俄罗斯族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亚对俄政策,成为俄罗斯在中亚发挥作用的潜能^③。

近年来,中亚国家加快了建构民族国家的进程,各国都把“去俄语化”作为恢复民族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的重要举措,确立主体民族语言的国语地位。纳扎尔巴耶夫执政时期,哈萨克斯坦就开始了西里尔字母拉丁化的进程。托卡耶夫执政后也不断加快“去俄语化”进程,通过法律减少了俄语的使用,规定广告、路标牌名称等都不使用俄语。在社会上也曾有类似“语言巡逻队”的组织对使用俄语的人进行攻击。2023年7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签署一项法律修正案,规定所有国家政府机构和地方自治机构的官员必须使用吉尔吉斯语,广播等媒体中必须有60%以上的节目使用吉尔吉斯语。不过,俄语在中亚至今仍享有很高的地位,在哈吉两国被作为官方语言使用,也是其他中亚国家通用的工作语言和族际交流语言,可见俄罗斯与中亚的历史和文化联系广泛且深入。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中亚国家民族主义抬头,“去俄罗斯化”也将成为民族国家建构的必要手段,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将被不断削弱。

在文化领域,虽然美国短期内无法与俄罗斯相比,但从长期来看,与“去俄罗斯化”同步进行的是中亚国家的西方化,美国通过教育、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逐渐提升在中亚文化领域的影响力以及在文化结构性权力中的话

① 肖魁、王玥:《21世纪俄罗斯高校海外办学:动因、现状与特征》,《比较教育研究》2020年第4期。

② Russian Influence in Kyrgyzstan Rising Despite Local Consternation, <https://www.voanews.com/a/russian-influence-in-kyrgyzstan-rising-despite-local-consternation/7598553.html>

③ 赵飞、许今启:《普京时期俄美在中亚政治领域博弈的探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话语权。美国在中亚文化领域的渗透主要表现为两方面。

首先是发展教育合作,美政府每年都会通过各种项目资助中亚国家青年赴美留学。通过教育援助,美国民主价值观在中亚潜移默化地传播,尤其得到青年一代的认同。中亚美国大学是美国在吉尔吉斯斯坦教育领域最显著的成就,该大学于 1993 年建成,是中亚最受推崇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美国 2019~2025 年中亚战略认为,中亚美国大学正在成为该地区的学术枢纽,中亚地区最优秀的年轻人可以在此获得美国学位、学习必备的商业技能^①。

2023 年 5 月,美国宣布准备拨款 120 万美元用于支持中亚青年学习英语项目并成立“C5 + 1”青年理事会,该项目旨在建立一个“青年领袖”区域网络,为“C5 + 1”机制的发展作出贡献^②。随着中亚国家开放程度不断提高,英语及其代表的西方主流文化得到快速传播。据有关资料,乌兹别克斯坦首都约有 116 家英语培训学校^③,乌政府也将英语教育纳入国民教育系统。自 2002 年以来,美国政府已向塔吉克斯坦教育部门提供超过 1 亿美元的援助^④。

其次,美国还在中亚扶植非政府组织和媒体在各国民主、人权、法律等领域活动,从培育文化价值观的认同和制度层面的民主改造对中亚国家进行塑造。各国官方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哈萨克斯坦登记的非政府组织有 2.234 4 万个,1.642 6 万个非政府组织处于实际运转状态;在乌兹别克斯坦登记的非政府组织有 1 321 个,其中外国非政府组织 25 个;在塔吉克斯坦登记的非政府组织有 298 个,其中外国非政府组织 46 个;在吉尔吉斯斯坦登记的非政府组织有 2.719 7 万个^⑤。发达的非政府组织网络成为美国在中亚文

① United States Strategy for Central Asia 2019 – 2025: Advancing Sovereignty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Overview), <https://2017-2021.state.gov/united-states-strategy-for-central-asia-2019-2025-advancing-sovereignty-and-economic-prosperity/>

② США выделяют до \$ 120 тысяч на работу с молодёжью из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https://avesta.tj/2023/05/03/ssha-vydelyat-do-120-tysyach-na-rabotu-s-molodyozhyu-iz-tsentralnoj-azii/>

③ Golden Pages Business Directory of Uzbekistan, <https://www.goldenpages.uz/en/rubrics/?Id=10039589>

④ Fact Sheet on 30 Years of U. S. – Tajik Relations, <https://2017-2021.state.gov/united-states-strategy-for-central-asia-2019-2025-advancing-sovereignty-and-economic-prosperity/>

⑤ 刘赛、石岚:《论美国非政府组织在中亚的活动与角色》,《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 年第 6 期。

化领域发挥影响力的重要手段。2023年6月14日,至少有26名美国和平队志愿者抵达吉尔吉斯斯坦,支持楚河、伊塞克湖、奥什和贾拉拉巴德州边远地区的中学英语教育^①。这些和平队志愿者打着传授英语的旗号,实则在中亚国家较为偏远的地区配合美国政府和其他非政府组织传播美国意识形态,促进中亚民众对美国价值观的认同。美国非政府组织对中亚民众的思想塑造虽然未起到真正改变中亚政治体制及价值观的作用,但也对中亚国家的政治稳定与发展带来了影响。美国撤军阿富汗后,政府主体对中亚事务的介入变得困难,因此就加大了对非政府主体的战略投入,中亚的非政府组织网络成为美国在中亚保持影响力的抓手。除此之外,美国也积极在中亚推行认知战。认知战是战略传播的重要手段,为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目的,以认知域为攻防重点,综合运用军事、政治、经济、舆论、心理、法理等方式或叙事,影响目标对象的认知,进而改变其决策和行为^②。美国利用其在中亚的媒体宣传苏联的“殖民话语”和俄罗斯的“霸权话语”,将俄罗斯描述为殖民者,使中亚民众重新思考他们与苏联的历史和文化联系,并呼吁他们摆脱俄罗斯的影响,实现“非殖民化”^③。

美俄在知识结构性权力中的博弈类似于“软权力”博弈。约瑟夫·奈认为“软权力”是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诉求,包括影响和说服的能力。美国在中亚扶植大量非政府组织,并利用官方援助等方式在中亚推行西式民主和意识形态,加之一系列反俄的媒体话语引导,对俄罗斯在中亚的传统“软权力”优势形成挑战。

“C5+1”机制(包括后来的“B5+1”)成为美国在中亚安全、生产、金融、知识四个维度施加影响力的重要平台。该机制建立之初主要服务于美国的安全战略,之后以生产为驱动力,以金融和知识为保障,共同助力美国在中亚提升结构性权力。2014年乌克兰危机和2015年美国撤军阿富汗后,美国与中亚国家成立了“C5+1”外长会晤机制。“C5+1”元首会晤机制的建立可以看作美国与中亚国家年度磋商机制的升级,美国的主要目的是改善中亚国家经济环境,加强双边贸易;保障中亚国家安全,为解决阿富汗问题提供支持;共

^① U. S. Peace Corps Volunteers Arrive in Kyrgyzstan, https://24.kg/english/268043_US_Peace_Corps_volunteers_arrive_in_Kyrgyzstan/

^② 付津、高婷婷:《俄乌冲突中认知战特点与启示》,《军事文化研究》2023年第1期。

^③ Decolonisation of Central Asia.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https://cabar.asia/en/decolonisation-of-central-asia-challenges-and-solutions>

同应对中亚地区挑战,促进中亚可持续发展^①。“C5 + 1”机制成为美国参与中亚区域治理的重要方式^②。

结 语

在剧烈动荡的地缘政治局势中,美俄在中亚围绕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等结构性权力展开新一轮博弈。尤其是俄乌冲突爆发后,双方在中亚的竞争日趋激烈,且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由于对俄战略产生疑虑并担忧受到西方对俄制裁的牵连,中亚国家不同程度对俄疏远的倾向为美国对该地区的渗透提供契机。

在安全结构性权力博弈中,俄乌冲突后俄罗斯国家形象和对外影响力下降,普京整合包括中亚在内的大欧亚空间前景堪忧,而美国在阿富汗撤军后,与中亚国家脱离物理接壤,进一步打消了后者对其战略威胁的顾虑,后撤军时代的美国在此背景下通过“C5 + 1”和“B5 + 1”机制,将与中亚的安全合作扩大到矿产这一新领域来布局其全球战略。

在生产结构性权力博弈中,美国以支持跨里海运输走廊等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促进中亚与区域外的互联互通,以削弱俄罗斯在能源领域影响。因此,综合来看,虽然俄罗斯仍是中亚国家的主要合作伙伴,但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正在逐渐收缩。

在金融结构性权力博弈中,美国将继续利用二级制裁向中亚国家施压,同时以投资和贸易等手段提升自己在金融权力结构中的地位。

在知识结构性权力博弈中,美国支持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受西方影响的中亚政治、知识和商业精英对美叙事加强,导致俄罗斯在中亚的形象和文化影响力不断下降,但这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为了保持在中亚的文化影响力,俄罗斯将进一步扩大与中亚国家的教育合作,加大教育援助,以此对冲美国在中亚地区结构性权力中地位的提升。与此同时,中亚国家日益增强的国家自主性和外交能动性也不容忽视。

(责任编辑 徐向梅)

① 杨双梅:《美国与中亚五国“C5 + 1”合作机制的发展与演变》,《国际论坛》2020年第5期。

② 曾向红:《美国新中亚战略评析》,《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2期。